

BAIDOUCHUAN

原创·新作

# 摆渡船

ERTONG WENXUE DUBEN

儿童文学读本

梅子涵/主编



## 排长

◆ 梅子涵  
排长

◆ 赵琼  
画门

◆ 玛丽·安·霍贝尔曼  
草莓山

◆ 莫问天心  
花儿和鱼

◆ 魏捷  
为你造梦（组诗）

◆ 张菱儿  
灶王爷秀逗记（下）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摆渡船

儿童文学读本

# 排长



梅子涵 / 主编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排长 / 梅子涵主编. — 北京 :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3. 8

(摆渡船儿童文学读本)

ISBN 978-7-5301-3727-7

I. ①排… II. ①梅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62571号

摆渡船儿童文学读本

排长

PAIZHANG

梅子涵 / 主编

\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 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: [www.bph.com.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\*

787毫米×1092毫米 16开本 10.5印张 100千字

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1-3727-7

定价: 19.8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8572393

# 小 建 议

儿 童就是小孩子。小孩子就是有很多事情都不懂的人。有很多事情都不懂的人最好别写小说。

有的小孩子问我：“我可以写小说吗？”我当然不能说：“你不可以写小说。”但是我会说：“等你长大以后，如果你还想写小说，那么再写，会更好。那样你写出来的也许更像小说，甚至是真正的小说。”因为写小说是需要懂很多事情的，有丰富的感情，对世界有相当的分析能力，运用语言也足够熟练，词汇和句子都有了一些自己的气味……写小说是需要条件的，否则，很容易胡搞一场。虽然胡搞一场也是经历，但是胡搞的经历最好节省掉。那么写童话是不是也这样呢？也是这样。写童话并不是写一个瞎想，一个胡想，一个其实根本算不上什么想的“想”。你看看，世界上那些写出真正童话的人，那些真正被人喜欢阅读的童话的写作者，哪个不是真正长大了，有很多很高的情感、智慧、艺术才华了，才开始写作，写出了真正的想象，写出了完美童话。写小说，写童话，写真正的文学，需要生命的长度，需要成长的高度，而当你还很短、很矮的时候，你可以不要很当真地说：“我要写小说！”



当然，你如果非要很当真，那么也很可爱。你可以尽管可爱。

不过，你倒是可以很当真地试着把作文写写好，写得和别人不一样，把自己真实遇见和想到的事写得很明白，恰当和自然地用一点想象。括号：不是指你夜晚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怎样怎样，夜里做了一个梦的办法实在是太没有想象力了，烂巴巴的！

把作文写好。把小说放到以后。

但是小说你还是要继续阅读，继续喜欢文学。喜欢了，阅读过很多，那么等你长大后，真正的小说、文学，有可能被你一行行写出，一篇篇、一本本印出。阅读者们捧起，读得很赞叹，我也很赞叹，因为我也阅读到了。当然，我不知道，你年少的时候，是否阅读过我在《摆渡船》上写的这个建议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，我们的这条船是不是又为你摆渡了一次，从认识的这一边，摆到认识的那一边。我们的《摆渡船》不会有很大的意义，但是这一点意义也不算小。

梅列士

文学对于儿童有着高高远远的神秘，这是文学的美好，也是儿童内心人性的美好。这“高高远远”是作家写出来的，但并不是只要当了作家就能写出来。他是站在那山的上面的，也是行驶了很久，在水远处的，他才可能超凡脱俗，写出特别，写作真美好和大善良，写出一个可能的经典。

——梅子涵



目 录  
CONTENTS

## ■ 船长手记

---

排长 梅子涵/002

## ■ 串珠铺子

---

画门 赵 琼/013

草莓山 [美] 玛丽·安·霍贝尔曼/035

时间住在我家里 童 子/060

花儿和鱼 莫问天心/064

## ■ 故事漂流

---

你见过小矮人牌龙卷风吗? 茶 茶/072

礼物(小说两篇) 许东尧/088

为你造梦(组诗) 魏 捷/102

## ■ 青草风铃

---

灶王爷秀逗记(下) 张菱儿/109

哑孩子(小说三篇) 匙 河/131

老月亮(诗歌两首) 陈 月/144

发现快乐 俞 蕾/146

## ■ 阅读教室

---

仿写的乐趣 王 清/153

我又变小了 陈 琳/158





# 船长手记

CHUANZHANG SHOUJI



© 2011 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# 排长

小说 / 梅子涵 ●

爸打过很多年仗，所以当了师长。他什么仗也没有打过，所以当了排长。是谁让他当排长的呢？是他自己。他对自己说：“我是排长！”结果他就是排长了。如果他对自己说：“我是师长！”那么他也就是师长了。可是他没有说“我是师长”，因为爸爸是师长，所以他还是当排长算了，如果他也当师长，那么家里就有两个师长了，怎么下命令呢？

他有一把枪，还有一把刀。他有的时候拿枪，有的时候拿刀，有的时候右手拿枪左手拿刀，有的时候也会左手拿枪右手拿刀。他很想有一匹马，骑在马上，嘴里喊：“冲啊！”可是他没有马，所以只能不骑着马冲，“冲啊！”冲的时候他自己就是马。

他对自己喊：“立正！”他就立正了。

他对自己喊：“向右看齐！”结果却向左看齐了。他没有发现自己看错了。不过他喊“向前看”的时候倒真的是向前看了，没有向后看。他是排长，前和后不会错！

他喊：“齐步走！”他就往前走了。可是应该走到哪儿去呢？他就在大院里瞎走，他家住解放军大院里。

瞎走挺好玩的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一二一啊一二一，结果他走到了伙房里去了。伙房就是做饭的地方，他经常瞎走到伙房里，因为伙房里总飘出香味，肉的香味，馒头的香味，很多香味，而且热气腾腾。他还被奶奶抱着的时候，就会指着伙房的大锅说：“吃！吃！”解放军炊事员叔叔就盛了一大碗白炖肉给他，可是他却说是萝卜。后来他就说：“吃萝卜！吃萝卜！”结果炊事员叔叔就总盛“萝卜”给他，结果他就吃腻了，不要吃“萝卜”了。但是馒头不会吃腻，所以他说：“我想吃一个馒头，叔叔。”

炊事员叔叔说：“报告排长，馒头还没有蒸好，你等会儿再来。”

排长没有办法，只好向后转，齐步走。

他看见了一辆吉普车，在墙壁那儿。他每天都能看见吉普车，这是爸爸



他们以前在战场上缴获的，美国式的，车门只有下面“一半”，驾驶员不用开门，脑袋就可以伸出来，外面的人也不用开门，就可以把脑袋伸进去。他每一次看见吉普车，都想爬进去坐一坐，假装开一开，不过他一次也没有爬进去，因为他虽然是排长，可也是一个听话的小孩。听话的小孩很想开吉普车，但是不会爬到吉普车上去乱开。

可是今天他爬上去了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什么日子也不是，只不过是克制不住结果爬上去了的日子。车门没有锁，所以一拉就开了。他坐在了驾驶座上。他的屁股太小了，根本不像一个排长，排长的屁股应该大得多，可是他的屁股比班长的屁股还要小。他也太矮了，哪有这么矮的排长，头刚碰到方向盘，所以他只是一个屁股很小的小矮子排长！

他摸摸这儿，摸摸那儿，真没有想到，车子就开动了！这是会把人吓死的，可是还没有等到吓死，车子就撞在墙上了，车灯碎了，稀里哗啦。

他没有屁滚尿流，排长怎么可能屁滚尿流，他只不过是赶紧爬下车，往家逃。一个排长逃跑的时候也很像一个逃兵。没有大人追，没有解放军叔叔追，更没有连长营长和团长追。他们都不知干吗去了，大院里安安静静。喂，人呢，你们怎么不抓住这个排长啊？

他逃到家里三楼的窗前，偷偷地侦察，看看有没有人来抓他，可是没有人来抓。他侦察的时候比较像侦察兵，因为他不是立即出现在窗口，也不是完全把自己暴露在敌人的视线里，而是在窗角的位置蹲下，一点一点站起来，露出眼睛；然后又蹲下，悄悄走到另一边，一点点站起来。他没有射击，因为一射击就会暴露目标，被发现。

一直到他早就成为一个大人，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人抓。大人会做坏事，小孩也会做的，所以小孩啊，你应该承认，如果小的时候没承认，那么就等长大以后再承认吧。

你是不是不相信呢，那时他还不到五岁。

不到五岁就不会把车开到墙上去吗？那么你说几岁才会呢？

没有人抓他，所以差不多还不到第二天他就已经把这件坏事给忘了。

院子很大，排长可以去的地方很多。东逛逛，西逛逛，而且还可以南逛逛，

北逛逛。

解放军叔叔住的宿舍窗外有好东西：空牙膏壳。那是叔叔们扔的。牙膏壳可以在马路对面的小摊上换糖和橄榄吃。所以他经常到这儿来碰碰运气：用脚很仔细地在窗下的草丛里踢来踢去，拨来拨去，然后猛地看见一个丢弃的牙膏壳，那是喜出望外的时刻！不过那些叔叔一定也知道了可以用它来换糖和橄榄吃，所以越来越难捡到了，用脚在草丛里踢半天拨半天还是一个空屁。他换糖换橄榄吃，都是不敢让爸爸妈妈和奶奶看见的，尤其是不可以被奶奶看见，否则奶奶会骂他。因为奶奶不会相信他是捡到牙膏壳去换的，会认为他是偷的。奶奶这个人很莫名其妙，她喜欢把你往坏的地方想，不喜欢不往坏的地方想。一个人很小的时候，如果一个大人要把你往坏的地方想，那你总是没有办法的。有什么办法呢？你不可能一五一十地说清楚，因为你没有水平，一个小孩怎么可能有一五一十说清楚的水平呢？你明明说清楚了，可是他不信，那么还是等于不清楚，一五一十也是浪费。清楚不清楚不是小孩说的，而是大人认为的。你如果不同意大人认为的，那么就是顶嘴，其实你根本就不是顶嘴，而只是说话，但是小孩在这种时候说话就叫顶嘴。这真是有点无可奈何。不过没有关系，你总有一天会长大的，等你长大了，你就让小孩不要顶嘴。如果万一当了师长，你也许还可以让团长、营长、连长不要顶嘴呢，那不是很好玩吗？

他是非常想在大门口站岗的。那两个站岗的解放军叔叔，手里的枪是有刺刀的，他们站在那儿，外面的人就不能随便进来。他经常会走到他们身边转两个圈子，看看很尖的刺刀，刺刀很亮，他甚至用手小心地摸一下，很想拿过枪也那样站岗，当然，他是不可能这样做的。这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排长，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小孩。解放军叔叔会对他说：“排长，你还是到别处去玩吧！”

这和到伙房要“萝卜”和馒头吃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
有一次，他跟着几个大孩子在大院的外面玩，大孩子用竹竿抽人家的一只鹅，他也用小棍子帮了抽，然后又跟着大孩子逃回大院，鹅的人家追到门口，看见刺刀就不进来了。这一件坏事，排长，你有没有忘记？如果你还记得，



那也承认吧！小时候不知道承认的事，长大后可以一五一十承认，承认得清清楚楚，清清楚楚地承认是很重要的，这说明你是真正的大人。真正的大人不是只会让小孩承认错误，把小孩往坏处想，而是也承认自己小时候的错误，一五一十承认。

不能站岗，但是他可以到马厩里去玩。那里有一长溜的军马，白的，黑的，黄的，枣红的。他几乎每天都会来这儿，摸摸马的身体，拍拍它们的屁股，拉拉尾巴，闻着干稻草暖烘烘的香味，地上有一坨坨的马粪，既不觉得臭，也不觉得脏。那就是马粪的味道，而不是臭的味道。他还捡起过干的马粪扔到窗外的河里，看看能扔多远，马粪肯定把河里的鱼吓了一跳，但是他手上却干干净净，好像没有捡过一样。马儿不会喧闹，偶尔才嘶鸣，所以不管是上午、中午、下午、傍晚，马厩里都是静悄悄的。天热的时候，那暖烘烘的香味让他想睡一觉，所以他真的躺在地上睡过觉，地上也铺着稻草，他起码睡过好几次觉呢，头上和裤子上都沾着稻草，回到家里，奶奶说，你到哪里去野了啊？

马有的时候吃稻草，有的时候吃豆饼。它们站在马槽前，高高地吃，专心地吃，目不转睛，嚼的声音很轻，比猪轻多了，好像比人都轻，你吃你的，我吃我的，从来不互相抢。

他有的时候也吃豆饼。他站在马槽这一面的长凳上，和马面对面地吃。豆饼是大豆炸完油之后的渣子，被做成一块块的饼，有点酸味，也有点香味。人也可以吃豆饼，至少小孩可以吃，吃了不会死，也不会肚子痛。他吃的时候，马不看他，不会像人那样说，你吃我们的饼做什么，也不会像狗那样，朝你叫。马好像从来也不看他。马的眼睛不知道在看什么。他很想知道马有没有看见他吃豆饼，但是他看不出马有没有看见他吃豆饼。马的眼睛和人的眼睛难道不会对看吗？

不过他只吃一点，要不然就变成马了。如果一个人能变成一匹马那也很有趣，就可以不用骑马，自己奔，奔得和马一样快。但是那样的话，枪和刀谁拿呢？如果既是人，是排长，拿着枪和刀，又是马，自己骑自己，想往哪儿冲就往哪儿冲，自己命令自己，自己服从自己，还能躲起来，让敌人根本



看不见，奔到敌人面前敌人也看不见，敌人大喊：“哎哟，这是哪儿来的子弹啊，把我屁股都打穿了！”那多好玩，打仗就永远胜利了。那么，肯定不用过很久，他就能当军长了，甚至当总司令。那么他就可以指挥他爸爸了，不许他顶嘴！如果顶嘴，就让他去当排长。

他也会站在马的对面吃馒头，把馒头往马嘴边送，想试试马会不会咬一口，可是马理也不理。马安心吃草，安心吃豆饼，不理馒头，也不理他。

可是今天有一匹马理他了。这是一匹小马，它在蹭他的背，好像还闻了一下他的耳朵，他回头一看，是一匹小马。这匹小马和大马不一样，它会看着你，还会眨一下眼睛。在这个马棚里，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小马，这匹小马

是从哪儿来的？

他决定请小马吃馒头，可是小马连闻也不闻。小马说：“我不吃馒头。”

“你会说话的？”

“我可以和你一起玩。”

“你是马吗？”

“我是一匹小马。不过我也是一个小姑娘。”

他觉得这匹不知从哪儿跑来的小马很奇怪，说自己是小姑娘。这到底算是说了玩呢，还是瞎说？他是不喜欢和小姑娘玩的，所以他现在也不想和这个小姑娘马玩。他有个妹妹，他也从来不带妹妹玩，所以每当他这样在院子里当排长，一二一瞎走的时候，妹妹都是在家里玩。他也曾经准备让妹妹当班长的，这样他就可以指挥了，可是想想还是不让她当，再说，妹妹刚两岁，就是当也不会一二一走，摔了跤还会被奶奶骂，奶奶是不会管他是不是排长的，奶奶有时还会骂师长呢，比如奶奶会说：“你看你那死样，喝了酒，连扣子都扣错了！”

他离开了马厩，到别处去玩了，没有和小马一起玩。东逛逛，西逛逛，南逛逛，北逛逛，结果长大一些，上小学了。后来继续长大，当中队长了，不当排长了。

有一次，他遇见一个女孩子，女孩子说：“我知道你喜欢吃馒头，但是你不喜欢和小姑娘玩。”

“你是说我小时候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我认识你。”

“我好像也认识你。”可是他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。但是他觉得很喜欢她。他开始想在哪儿见过，但是不知道想起来的是不是对。他觉得不会是那匹小马。因为当他回到家里告诉奶奶，有一匹小姑娘马不吃馒头，但是会说话时，奶奶立即说：“瞎扯！”后来他就不瞎扯了。

“你现在喜欢和小姑娘一起玩吗？”



他想说喜欢，但是不好意思说。

后来他就稀里糊涂长成了一个大人。他没有像他爸爸一样当师长，因为他当了作家。他就开始写些这样的故事，他写的故事都是真的，有的是遇见过的真，有的是想到过的真，想到过的真就是心里真。遇见会说话的小马和后来的女孩也是真的，只是他忘记了那匹小马的颜色，也忘记了那个女孩怎么见到一次，后来就不见了。想来想去，都有点奇怪。

如果你认为不是真的，也没有关系。那么你就认为它是一个真正的故事吧。因为一个真正的故事往往的确不是完全真的。但是一个完全真的生活又往往不好玩。真矛盾呢！■

